



任而为

为来中国，退役进入外交使团部

任而为出生在法国马赛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保尔·任尔维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他的大幅壁画至今还在摩纳哥赌场、尼斯赌场和图卢兹市政结婚厅的墙上。

在任而为的护照上，他的出生年月是1892年1月1日。斯黛瑞说，其实曾祖父是1891年12月31日出生的，但他的父母不希望自己儿子永远比同年出生的孩子少了一年的生活时光，所以报出生时就把儿子的生日往后推了一天。从此，在任而为所有行政登记和证件上，都是写着这个充满父母之爱的出生日期。

1912年，20岁的任而为因为优秀，被选拔进了法国海军医疗卫生部，就读于位于波尔多的法国海军高等卫校。这是一所在法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高级军事医学院，这里毕业的都是一流的全科医生，大部分都被法国国家派往世界各地。在法国，医生是令人崇敬的职业，而能在那个年代进入医学院学习的，更是有抱负且非常优秀的青年。

毕业后的任而为被派往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工作。由于不太喜欢非洲的生活，短暂的派任期满后，他没有要求延长，返回了法国。



1919年，任而为前往中国，与随从经过巨大的牌坊群

防范瘟疫，兼任军医学校教官

自从1892年启尔德在成都东门四圣祠街创办“福音医院”后，西医渐渐走入成都百姓生活。但1920年代的成都，民众的医疗条件依然很差。像任而为这样的既能诊病下药，也能亲自操刀做手术的全科医生是非常罕见的。“任医官”高明的医术不胫而走，所以他的住所前，时常有轿子在等候。

同时，任而为还兼任着法国人1911年在成都创立的巴斯德医学微生物研究院院长的工作。对于巴斯德医学微生物研究院的地址及有关情况，在成都和四川的地方档案找不到任何资料，所以具体的地址已经无法考证，只是在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的档案里，记载有在1911年到1930年，成都北门外建有一个巴斯德研究院。在1911年法国总领事安迪信函里，还保存有成都巴斯德医学微生物研究院的老照片，房屋占地面积很大，为中欧式结合建筑。



任而为自绘的中医穴位图

痴迷中医，“中法结合”研究穴位

任而为当时在成都救死扶伤，传播西医，有着极高的声誉。他离开中国后曾著有《法国医生在中国》一书，书中写了他在成都给医校学员上人体解剖学课一事。当时，任而为的人体解剖学课，除了用人体模型和人体标本进行教学外，还开了中国医学教学史上之先河——用真人尸体上人体解剖学课，尸体的来源是当时刑场上被处决的犯人。

在当时的成都，任而为的举动无异于大逆不道，触犯天神。他的第一堂真人解剖课，曾引发了民众的愤怒抗议，他们把校门围得水泄不通，并随时都可能冲开学校脆弱的大门。校方无法抵挡，害怕后果严重，只好停止这堂课而让学生和老师从后门撤离。

虽然遭遇如此大的阻力，任而为并没有放弃坚持科学的教授医学。一次社交活动中，他向当时的四川军政长官刘湘谈到了这次人体解剖课流产的经过，刘湘当即表示，届时他可以派军队来保卫学校，支持任而为上好人体解剖课，让教学顺利进行。于是，下一堂解剖课时，被派遣的众多士兵持枪荷弹，把学校团团保卫住，阻挡着抗议的民众冲击学校，才使得这堂人体解剖课得以完成。



任而为与他爱慕的女子“一纯”合影

20世纪初的欧洲，已经是非常开化的年代，追求个性和追求自由的社会风尚正在形成。这和中国当时的情形差距很大。因为巨大的文化、社会背景和地位的差异，让任而为很难理解这个女人为什么对他“爱而远之”。以至于后来，任而为怀疑可能

是自己对她的爱不够诚意和深切所致。在任而为所著《一名汉族女子》一书中，他就是带着这个疑问作为结束语的：“我是否一直是爱着她的？”

任而为的个人资料档案里，有两张合影作为这段爱情的见证。照片上的女子眉清目秀，年岁不大，有着颇为时尚的留海，照相之前化过淡妆；任而为戴瓜皮小帽，着长袍，一幅标准的民国绅士打扮。女子或出落于书香门第，照片上写着“而为吾爱兄以表纪念 你的爱妹 纯一敬赠”，字迹工整清秀。另一张照片为“纯一”与任而为的素颜照，他们身后的房屋为典型的晚清成都民房。